

怪世

小說 桃林處士

(四九) 壓庵
此內丹一經練就，可以超凡入聖。幻禪亦敗於是人之手。知爲勁敵，未敢輕心視之。乃吐此內丹，爲詣秦家問訊。海鷗子面責之曰：汝是悲夫悲夫。劉掌兵時，驍勇善出。擇其勝者，高者矮者，以孤注之一擲，意圖微倖也。海鷗子輩爲異類，稍通靈性者，當體悟岩戰。惟性剽悍，喜殺戮。煙台人民及奇形怪相者，悉擊殺之。凡白餘笑曰：妖女情急矣！此物雖異烈，谷悟道修真，何得擅與生人交接。比之於張獻忠李闖，平居畜怒無人。此百餘人是舌應得死罪，不問其如吾何。舉其袖，紅珠一顆，然鹿女與秦翔生，合有前緣，速定有所愛者，立爵祿之。但或不然，全其原故，則以兵刃既接，糧一失，不轉瞬而呈露孤身，性命亦危不保。遑論其他。趨跪海鷗子之大慚，鹿丈人首先受命去。海鷗子一次，人以金帛進，免劉引薦。夫婦南來，美齡與閨友相談，輒以少是精神飽滿，體格健康，不都是由張氏此種精神，有以致之也。張此次過港，有詢以廣九粵漢兩路，歸歸即偕轉共作溫泉之遊。美齡歎曰：此中風景幽美，別墅如林，頗有劉怒曰：若旣聽韓主席，胡須我推說足相印證。劉或曾吃過諸長子，矮人也。

海鷗子睨之微笑曰：小么麼，汝乃之魔術最爲精深，非人所及。今忽有所疑，問其人，與韓主席素識，必較常人爲有異。粵諺亦曰：出路彼猶若是，將謂老夫爲可欺耶？今受創于吾，後此當無敢作祟于人矣。耶？其人不喻劉意，第唯以應。莫逢首嘔，攀毛鈎鼻轉回道：二往者，紫蝶曰：婢子頃在內室中，武夫人亦相將遁迹矣。但意其人逢劉之怒，致罹大禍而抑另有裏因乎？要之劉嗜殺如此。

海鷗子睨之微笑曰：小么麼，汝乃之魔術最爲精深，非人所及。今忽有所疑，問其人，與韓主席素識，必較常人爲有異。粵諺亦曰：出路彼猶若是，將謂老夫爲可欺耶？今受創于吾，後此當無敢作祟于人矣。耶？其人不喻劉意，第唯以應。莫逢首嘔，攀毛鈎鼻轉回道：二往者，紫蝶曰：婢子頃在內室中，武夫人亦相將遁迹矣。但意其人逢劉之怒，致罹大禍而抑另有裏因乎？要之劉嗜殺如此。

海鷗子睨之微笑曰：小么麼，汝乃之魔術最爲精深，非人所及。今忽有所疑，問其人，與韓主席素識，必較常人爲有異。粵諺亦曰：出路彼猶若是，將謂老夫爲可欺耶？今受創于吾，後此當無敢作祟于人矣。耶？其人不喻劉意，第唯以應。莫逢首嘔，攀毛鈎鼻轉回道：二往者，紫蝶曰：婢子頃在內室中，武夫人亦相將遁迹矣。但意其人逢劉之怒，致罹大禍而抑另有裏因乎？要之劉嗜殺如此。

海鷗子睨之微笑曰：小么麼，汝乃之魔術最爲精深，非人所及。今忽有所疑，問其人，與韓主席素識，必較常人爲有異。粵諺亦曰：出路彼猶若是，將謂老夫爲可欺耶？今受創于吾，後此當無敢作祟于人矣。耶？其人不喻劉意，第唯以應。莫逢首嘔，攀毛鈎鼻轉回道：二往者，紫蝶曰：婢子頃在內室中，武夫人亦相將遁迹矣。但意其人逢劉之怒，致罹大禍而抑另有裏因乎？要之劉嗜殺如此。

海鷗子睨之微笑曰：小么麼，汝乃之魔術最爲精深，非人所及。今忽有所疑，問其人，與韓主席素識，必較常人爲有異。粵諺亦曰：出路彼猶若是，將謂老夫爲可欺耶？今受創于吾，後此當無敢作祟于人矣。耶？其人不喻劉意，第唯以應。莫逢首嘔，攀毛鈎鼻轉回道：二往者，紫蝶曰：婢子頃在內室中，武夫人亦相將遁迹矣。但意其人逢劉之怒，致罹大禍而抑另有裏因乎？要之劉嗜殺如此。

海鷗子睨之微笑曰：小么麼，汝乃之魔術最爲精深，非人所及。今忽有所疑，問其人，與韓主席素識，必較常人爲有異。粵諺亦曰：出路彼猶若是，將謂老夫爲可欺耶？今受創于吾，後此當無敢作祟于人矣。耶？其人不喻劉意，第唯以應。莫逢首嘔，攀毛鈎鼻轉回道：二往者，紫蝶曰：婢子頃在內室中，武夫人亦相將遁迹矣。但意其人逢劉之怒，致罹大禍而抑另有裏因乎？要之劉嗜殺如此。

實木知吾父行徑，不敢妄言。海鷗子喟然曰：汝殺人多矣！歐

劉珍年之嗜殺

(舊雅) 隨判處死刑，或勸止之。謂其當

公義館六元 錦銓館七元四毛五

張澤培 張椿澤

李信

以上各壹元

譚昌齡

陳良見

伍勳永 李奕瓊

公義

鄭紹龍

周金會

許承鏡

許南

許耀相

譚光焯

李壽

張祖槐

九洪

雷維忻

以上各五毛

以上各五毛